

书剑奇缘

孔祥云 著



新纪元作家文丛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

· 长篇武林传奇 ·

书剑奇缘

孔祥云 著

重师大图书馆 惠存

孔祥云  赠

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.12.5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剑奇缘/孔祥云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12
(新纪元作家文丛)

ISBN7-5059-3388-4

I. 书… II. 孔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2416 号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书剑奇缘 |
| 作 者 | 孔祥云 |
| 出 版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|
| 发 行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责任编辑 | 尹龙元 |
| 责任印制 | 胡元义 |
| 印 刷 | 北京振兴印刷厂 |
| 开 本 | 850 × 1168 1/32 |
| 字 数 | 190 千字 |
| 印 张 | 8 |
| 印 数 | 0001 - 2000 册 |
| 版 次 |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7-5059-3567-4/I·2726 |
| 定 价 | 15.00 元 |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- 第一回 历数劫 苦儿得活命
求一饱 穷翁逃死神 (1)
- 第二回 艰难途 途中遇异人
坎坷路 路上结佳姻 (16)
- 第三回 师姐弟 有情成眷属
贤夫妻 无意闯江湖 (37)
- 第四回 拒百金 不为虎作俵
受十钿 愿俯首听命 (62)
- 第五回 别知己 登上茫茫路
找友人 不辞迢迢途 (83)
- 第六回 寻友不着 流落江湖
轻财好义 种下福根 (103)
- 第七回 点穴救人 挂牌行医
封店挨斗 灾祸临头 (123)
- 第八回 手刃禽兽 母女丧命
力保挚友 父子绝情 (138)

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九回 | 张军代表 | 礼让下士 | |
| | 娄副主任 | 嫉贤妒能 | (161) |
| 第十回 | 妙手回春 | 鼠辈作祟 | |
| | 生死肉骨 | 侠僧助力 | (179) |
| 第十一回 | 龙凤宝剑 | 暗牵红线 | |
| | 花边铜钱 | 明结友情 | (202) |
| 第十二回 | 江湖郎中 | 跃登大雅 | |
| | 一代新贵 | 丑态百出 | (224) |
| 跋 | | | (247) |

第一回 历数劫 苦儿得活命 求一饱 穷翁逃死神

话说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，在贵州东北部的一条荒凉山沟里，有个寨子叫小桃源，四十多户人家，全是贫苦的山民，只有黄金庭一户，是个财主。

这小桃源风景秀丽：背靠大山，前有溪流，奇峰怪石突兀，古木翠竹掩映。春天，山花盛开，野鸟噪林；夏季，浓荫蔽日，凉风消暑；入秋，霜染红叶，烟雾氤氲；冬来，大雪封山，满目银白。

四季分明，实乃高原地带少有的佳境。

又因它地处三县交界之点，距县城百里之遥，与外界几乎隔绝，堪称得上是“世外桃源”。

但这“世外桃源”，只能对财主黄金庭一家而言；在四十多户，挨冻受饿的佃户眼中，却无异于鸟笼兽阱。

看吧，那一块块溪边的靠山梯田，每年收得的糯谷，全进了黄家财主的粮仓；那满山的药材、兽皮，都落入了黄家财主的货铺。他们半年田里泡，半年山上爬，流下的汗水、血水，可以用桶装，拿碗量，换得来的又是什么呢？是生时啼饥号寒，死后篾席裹身哪！

黄金庭的祖上，本是个伏路打闷棍的棒老二，后来结帮成群，明火执仗地打家劫舍，发了一口袋横财，年纪大了就想找个

落脚点，坐享几年清福，这才住进这个小寨子里来的。

黄金庭的棒老二祖上，看中这里的风景天然形成，人居寨里如在画中；又是天高皇帝远，谁也管他不着，官家从未莅临过，不怕大兵来剿捕；几十户穷山民根本没在他的眼里，可以为所欲为，就在小寨的背后，贴山修起了一座庄院。

这座庄院青石为墙，灰瓦盖顶，朝门高耸，三重天井，雄踞于小寨之上，把那低矮的山民茅屋群踏在脚下。这“小桃源”的寨名，就是黄金庭那，戴过秀才顶子的父亲取的。

几十年来，人们反到把原来的寨名“响水滩”给忘了。

到得黄金庭这一代，他家虽然仍和远近的棒老二有着瓜葛，但他已把发家的目标，转移到对山民们，残酷的剥削上头来了。

黄金庭声言：这小桃源因转几十里的大山洼地，都是他黄家的。山民们开荒种地，都得向他交纳租子；挖得的药材，猎得的野兽，都得卖到他家开的山货铺去；不准任何人私自出山销售。

他用贱价收进那些珍贵的药才、兽皮、兽骨，用骡马驮到远处山外去高价出卖。他还禁止山外的商人进山收货；要做生意，也只能跟他的山货铺打交道。

如有人胆敢违抗他的“法令”，就必然会落得个家败人亡的下场。

黄金庭成了这里的土皇帝！

在小桃源寨子的北边，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，家主叫刘老福。一年前，刘老福因追山打猎，不慎从陡岩上跌下来，伤了一条腿，请不起医生，吃不起药，只得去求那广行“善事”的黄金庭号神水。

寨子里的山民们，多年以来挖药材，本来也晓得一些治跌打损伤的土方子；但由于刘老福的伤势十分严重，黄金庭又有一条规定：凡是求他号神水的，都不准吃药、敷药，连伤处的血迹污

垢都不能洗去；老实憨厚的刘老福，只是一天三次，由儿子、媳妇用两根南竹绑个简易滑竿抬着，爬一百多步高的石梯坎，到黄家大院去号水，一丁点草药也没吃过、敷过。

号神水，是黄金庭的一项“善举”，他不收佃户们的一个铜钱。

他是怎样号神水的呢？

刘老福由儿子，媳妇抬到黄家朝门口的高台阶上，滑竿架在两条矮凳上。黄金庭就在隔一重天井，正对朝门的堂屋里，净手焚香，朝着贴着斗大“神”字的上方躬身一拜，然后，双手取下供奉在神龛上的神水。

那是一个青花大瓷碗盛着的半碗清水。他左手拇、食、中三指托住碗底，右手挽诀，口里念咒，迈着方步，踱出门来。

他用中指在碗里蘸一点水，弹在伤者的印堂上，然后右手捏剑指，对着那血肉模糊的腿伤处，距离一尺远近，画着圆圈儿，约有三分钟，又从碗里吸口清水，包在嘴里，“噗”地一下喷在腿伤上，就算治完一次了。

据说他那神水，能治刀伤火烧，能够合骨生肌，消肿止痛，百灵百验。可是，那回用在刘老福的腿上，却一些儿也不见效应。

没几天，伤处就溃烂，从那腐肉里，滚出一团团白生生的蛆虫来，恶臭难闻，痛得他喊爹叫娘，在床上翻滚挣命。

黄金庭呢，反到闯进门来，大骂他对神的心不虔诚，拒绝再给他号神水了。以后再用药，就已晚了一步，终于成了个跛脚残废。

刘老福夫妻膝下只得一子，名叫刘少堂，今年三十二岁。儿媳妇张氏身怀六甲，到了这年的冬天，眼看着就要临产了。

少堂苦挣苦磨，节口缩食，在地窖里存下两挑番薯，床脚下

小半坛糯米，是留给妻子坐月子吃的，单只少一点补体发乳的肉食。

三天前，他就带着窝弓弩箭、羊角钢叉，进山打猎去了，想要寻些山鸡野兔回来。没想到张氏昨夜里突然发作，今晨见亮便生下一子。

这在刘家可算得是天大的喜事，全家老少都眼睁睁地，盼着少堂早些回来呀！

少堂的妈妈，忙着烧水熬稀饭，照顾月子中的儿媳；少堂的爹，一大早就拄着竹杖，迎风立在寨边，远眺着上山的小路，希望儿子的身影，从那个大石包后转出来。

他望呀望呀，从早望到午，忘了腹饥口渴，忘了衣单体凉，忘了残腿麻木，那颗老人的心，都快焦烂了。

忽然，一阵细吹细打声随风传来，他心头一凛，这才如梦方醒：今天是黄金庭的寿诞之期呀！按照常年的规矩，他家是佃户，该到大院去送礼、帮忙的。

儿子到这阵还不见个影子，黄家大院不去又是不得行的，他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，转回家来。

还没进屋，远远地便听到了，初生孙儿那响亮的哭声，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，他如同喝了一大土碗包谷烧酒，晕乎乎的，陶醉了。

但，只稍稍一停顿，他那脸上又被不安的阴影笼罩住了。只得紧走几步，到屋檐下的窝里，逮住那只正在下蛋的母鸡。鸡叫声，把老妻引了出来。

老妻惊异地看着老者，道：

“鸡正在下蛋呢，你逮它做哪样？”

刘老福道：“你搞忘记了呀，今天是黄大爷的寿期。”

他连头也没抬，用草绳捆扎着母鸡的两脚和翅膀。

老妻埋怨道：“你这个背时老者呀！儿媳妇才添了孙孙，就靠这母鸡生蛋来补身子，你逮去了哪格办？”

刘老福气呼呼地道：“你明年还不想种黄家的田地？”

老妻没话可说了，她明白这层利害关系。她实在舍不得拿这只母鸡去送人，可是别的办法一点也没有，不免在肚里埋怨起儿子来了：要是少堂在家，也不会……唉！

她叹了一口气，莫可奈何地道：

“不会稍稍等一等，让鸡把这个蛋生下来再逮呀？”

她的意思是，再拖一点时间，儿子如果回来了，就可用猎获的野物，代替这只生蛋的母鸡去送礼了。

刘老福生气地道：“这是哪样时候了？一刻也等不得的！”

刘老福左手提鸡，右手拄杖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他艰难地登上那一百多步石梯坎，走到黄家朝门外时，已经是出气不赢了。

这座雄伟的宅院，正高搭寿棚，张灯结彩，鼓乐齐鸣，宾客盈门，热闹非凡。

刘老福倚在那根石竖的旗杆上，喘着气，不禁有些畏缩起来。

这个时候，那些进进出出的人，都是衣着华丽的贺客；象他这般破破烂烂的佃户，能够大摇大摆地，从正门进去吗？他正想着，不如贴墙根，绕到后门去。

“嘿嘿！”忽听得一声冷笑，“刘老福，你在这里做哪样，是要看我黄金庭的笑话吗？”

刘老福被吓得一个激灵，心头“咚咚”地猛跳，回过头来，黄金庭真的如鬼魅般出现，站在他的面前了。

这是个瘦小干巴的老者，看年纪总在六十以上。如果站在远处看去，他穿那一身宽大的皮袍子，就象是庄稼人用竹棍绑个十

字架，套上破衣插在地里吓唬山雀的假人。

瞧吧，只要风一吹来，那名贵的皮袍子便轻飘飘地，要飞起来的样子。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个活人，最多不过是几根骨架在里边撑着。

走近了看呢，他那没有一点肉货的刀削脸上，稀拉拉地留着几根黄色鼠须；一对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里，不时闪现出两道寒光来，冷森森地令人如遭芒刺，浑身不好受；一张油黑皮子紧绷绷地裹在脸上，笑起来也没有松弛过一下。实在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。

可是，千万不能小觑他呀，他那心肠狠似虎狼，毒如蛇蝎呢。

此时，他刚刚送走一个体面的客人，正好回转身来，小眼睛里的两道寒光，直刺着刘老福的脸。

刘老福惶惑地道：“哪里哟，哪里哟，黄大爷，我是来给你老人家拜寿的。”

他不自然地把左手的母鸡提了提。

那是只小种鸡，生蛋到是很在行的，一天一个，从不放空。可如果要拿它来吃肉，就没有多大的嚼头了；送礼呢，就更不起眼。

“去你妈的哟，这卵辇子大的东西，不过比一只麻雀强，你是拿来打发告化子的吗？”

黄金庭冷不防，抬手就给刘老福一个耳巴子甩来。

这老家伙好麻利的动作，刘老福是防不胜防，“啪”的一声就搨在左脸上。那老家伙又好沉的手啊，刘老福站立不稳，身子一偏就斜着倒下了。竹仗脱手，鸡也掉在一边。

黄金庭飞起一脚，那被捆了双腿，扎紧翅膀的母鸡，象个皮球，蹦起来，直飞落下百步石梯坎去。一枚白生生的鸡蛋也掉出

来，跌得粉碎。

黄金庭两手卡腰，瞪眼训斥道：

“跟你说，刘老福，老子今天做寿酒，昨晚黑就叫人知会了，要你家儿子少堂，今晨一大早来给我当差打杂的，哪格大半天也不见个人影子？”

“到了中午啦，你这个老不死的才蹿起个脚，拄根掇丧捧走来敷衍我，把你那横牛儿藏在家里头陪儿媳妇。你们他妈的好大的架子呀！”

接着又道：“哼，竟敢瞧不起我黄金庭！账，慢慢的会跟你们算。老子今天是喜日子，没得闲心情跟你说。”

完了，他提起皮袍子的长下摆，哼哼地进门去了。

刘老福只觉得左颊上火辣辣的燎痛，一股鲜血由嘴角流下，浸污了前胸的衣襟。他又气又怕，咬紧牙关，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爬起身来，拄上竹仗，把黄家那高大的朝门瞪了一眼，半声没吭就往家走。

他边走边想，越想越气。

那黄金庭虽是凶狠，几十年来，老实巴交的刘老福，这还是第一次，被他当人暴众地毆辱。刘老福虽是懦弱，他也觉得到是受了莫大的委屈。

人为一口气，他吞不下这口肮脏气；人有一张脸，他的老脸再也没法见人了。

你黄金庭凭什么这般恶？不过是多有几个不义之财，有一伙匪朋贼友罢了。你做寿，要人家来送礼、当差，穷人靠力气佃种田地吃饭，按规定交租纳粮，又不是黄家的奴才，为什么要受你的气？为什么要受辱丢脸？

他想着，气着，步子越跨越小。

远远的，他看见自家的门口，怎么会围了一堆人呢？乡邻们

都在“叽叽喳喳”地，指手画脚地议论着，还隐隐地听得家里传出来啼哭之声。

他的心子一阵紧缩，又大步地，费力地走起来。

穷乡亲们见刘老福回来了，俱都转身面向着他。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十分异样，这是出了什么事情呢？

刘老福穿过人堆，慌忙抢步踏进门去。这是怎么的呢？老妻在堂屋里哭，儿媳在产房中啼，好些个女人里里外外的都在劝。

那婆媳二人声音都哭得嘶哑了，悲悲惨惨，凄凄切切，好不叫人揪心绞肠！

刘老福呆立在大门里，忘了自己刚才所受的殴辱，忘了左脸颊上火燎般的阵痛，忘了嘴角上的鲜血，忘了他家那只被踢死的生蛋母鸡。他木偶般地愣着。

女人们在劝着老妻：“忍着点呀，伯娘，月母子是恁不得气的，你一哭，她就更……”

女人们也在产房中开导儿媳：

“不要伤心了，妹子，人死是不能复生的。幸好，你已经有了个儿子，你看，这奶娃精灵灵的，为了他，你也要……”

谁死了？刘老福如同堕入五里雾中。莫非，自己刚才挨黄金庭的打，被看见的人跑来告诉了老妻，他们以为我被打死了？

老妻在人们的劝慰中，已经由嚎哭转成了抽泣；产房中的儿媳呢，象是已经昏厥过去，女人们大声地呼唤起来。

隔壁的李二爷，手里拎着叶子烟杆走过来，在刘老福的肩上轻轻一拍，把他拉出门外，直走到离人群二十多步远的地方，这才站住说道：

“福兄弟，你还不知道呀，你家少堂上坡追山，被豹子拖走了。”

刘老福听说极为震惊，只觉得胸腔里发闷，气直往下脱，两

眼瞪得大大的。随之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吓得李二爷忙蹲下身去将他扶住。

这才真叫做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啦！才挨了打，又听到儿子惨死的凶信，一个贫病交加的普通山民，哪里经受得住？

但是，刘老福并没有被击倒，他既没嚎叫，也不哭泣，只是瞪大着眼睛，细听李二爷告诉他，儿子遇难的简单经过——

上午，李二爷从二十里以外的他女婿家回来，走至青桐坡，见几个在田间操作的山民，正停锄仰首在向山顶上望去，俱都吓得脸青面黑。他也跟着住足遥望。不望则已，一望，他也立即呆愣住了。

原来，在数十丈高的陡峭山崖上，一个人正手执着羊角钢叉，在跟一头凶恶的金钱豹相斗。那人显然已身负重伤，体力不支，转侧动作非常迟缓；那头豹子呢，也是纵跳扑腾十分吃力，还不时发出几声令人战栗的哀鸣。

看得出来，这场恶斗已经延续好长时间了，若是继续相持下去，势必两败俱伤；可是人，哪儿又能够绵得过猛兽呢？

由于距离太远，看不清那人是谁。李二爷愣怔一阵，便急切地喊道：

“你们，都年轻力壮一个个的，手头又有锄有耙，为哪样都袖手旁观，见死不救呢？快去呀，放喉咙吆喝几声，把那畜牲吓走，助那后生脱险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那几个山民，就都跳上田坎，分两路从左右包抄上去，果然手舞锄把，挥起钉耙，大声地吼叫着，向陡崖上猛扑。

可是，晚了。李二爷亲眼得见，青桐林中又跳出来一头豹子。许是听到了它同类的哀鸣而赶来的。此时两豹前后夹攻，那

个人已被扑翻在地，再也没能站立起来。

几个山民上得陡崖去，除了看见被践踏的乱草中，几滩鲜血外，只捡得一把羊角叉下来。

李二爷见了那把叉，方知道刚才丧命的，是刘老福的儿子刘少堂。

就是李二爷拿着这把叉，回寨子里来报的信……

刘老福真地失去了独生的儿子，财主黄金庭终于没有来找他“算账”。当事人都死了，还算的哪笔账哦！

黄金庭是个狡猾的家伙，真要对刘老福抽了佃，谁又来替他种田种地呢？以往，就是由于他对佃户们过分地狠毒，已经有几家被迫，悄悄地逃出大山外去了。

在这荒僻的大山沟里，那个时候要想新招一家佃户，是很困难的。谁不想在山外的坝子上去谋生呢？

黄金庭家的田地，已经荒废得不少了。

刘老福没了儿子，老妻大哭，儿媳痛哭，他也暗自伤心。一家人凄凄苦苦地过了三天，不举烟火，没了生气。还全得穷乡亲们关照，相邀着送些吃的、喝的来，硬劝他们吃下一小点，又轮番着陪守他们，才没有出意外的事。

刘老福没了儿子，伤心几天过后，还得打起精神，和老妻下地去干活儿。

过去有儿子在，他这个残疾人也没闲着，坐在矮凳上，背靠墙壁，还得做些家里的事，如象打席编筐，削竹筷，扎扫帚，竹篾活儿上他是个行家。

虽然久不摸锄把了，为了小孙子，他还得扔掉竹杖，咬牙操作。山里人不在地里刨食，又咋能活得下去？

只可怜儿媳妇了，年纪轻轻的便成了寡妇；更可怜的是小孙

孙，一落地就是个孤儿。

小孙子也怪，不哭也不闹了，他只是睁着一对迷惑的眼睛，静静地观察着这人生的苦况，总是病恹恹的没有精神。

这娃娃满了一岁还不能站立，不会喊一声妈，以沉默来对这不公平的世间，表着抗议。

小孙子满周岁的那天，刘老福抱起这个，只一张黄皮子包着几根骨头的娃娃，逗了一阵，孙子只睁眼看着祖父，没有半点相应的表情。

刘老福心里一阵难过，忍住两泡泪水道：

“娃儿嘞，你命苦哇！”

他把孙子递给儿媳，说：

“就给他取个小名，叫苦儿吧！”

苦儿长至五岁，第二次大祸又降临到他的头上来了。

小桃源寨前的一条小溪流，平常只有黄桶大一股水滴过，这年的夏天，突然发生暴涨山洪，平地水高九尺，沿沟岸两旁的庄稼、茅屋、通通被一扫而光。

雨下了一整天，洪水却是在半夜里猛涨的。当时雷击电闪，疾雨如注，风呼林啸，大地都似乎动荡起来了。挟沙带泥的山水急速地上涨，漫进了小桃源寨。

苦儿家的茅屋离溪边最近，洪水漫来，正是首当其冲，等他们全家从梦中惊醒过来时，屋里的水已有一尺多深了。

在一片惊呼惨叫声中，刘老福总算年纪大些，见识多些，心里还不甚慌乱。他抓过一个大脚盆，顺手塞两块烂棉絮在盆里，把小孙子抱坐当中，叫儿媳护着脚盆，朝寨内的高处避去。

儿媳想到老人的腿脚不方便，坚持要公婆护着脚盆先走。这样你推我让的，时间一耽误，水深又增加了半尺。

刘老福急了，发怒地吼道：

“苦儿的妈，这是什么时候，保住我刘家这条根苗要紧哪。快走！”

儿媳听着老人凄惶的喊声，在一道闪电中看见公公那副可怜的脸相，不再犹豫了，只说了句“爹爹，你和妈妈快来呀”，就打开后门，推着在水上漂起的脚盆，向寨子中心处蹚去。

这时，风大雨大，雷电交加。刘老福刚把几件破衣烂裳打成包裹，就听得“哗——”地一声响，茅屋顶被疾风揭走了。

箭矢般的雨点，直射下来，闪电刺得人睁不开眼。他不敢再停留，背起包裹，右手拄竹杖，左手挽老妻，蹚着齐腰的泥水，离开家屋。

两个老人走出不远，身后一声破裂的巨响，那间他们赖以生存的茅屋倾倒了。一个浪头打来，推动着那些捆绑的屋架，篾编的墙壁，几搓几揉，便朝中流移去。

原来的家，只剩下了一片汪洋。

刘老福记得四十年前，他还年轻的时候，也发过一次大水，人们说那是溪流的上游，阴河里出了蛟。这次大水，他也认定是出蛟了。

他家遭到了空前的浩劫，家破人亡。寨子里遭难的穷乡亲不少，唯独那地势高峻，墙基稳固的黄家大院，却丝毫未受损失。

刘老福很想不通！不是说，蛟是由蛇修炼过千百年，道行高深，通了灵性的东西吗，为什么不惩治那些为富不仁，狼心狗肺的家伙呢？为什么涨了这场大水，黄金庭家会岿然独存，穷佃户们则家家遭殃呢？

当夜，刘老福和老妻蹚水爬到高处，跟穷乡亲们挤在一起，逢人便打听，都没打听出儿媳和孙子的下落。

直到天明，雨住云收了，他才蹚着污水四处寻找。只见他家那个木脚盆漂在泥水上，被两根树桩卡住，苦儿蜷身在盆里，已